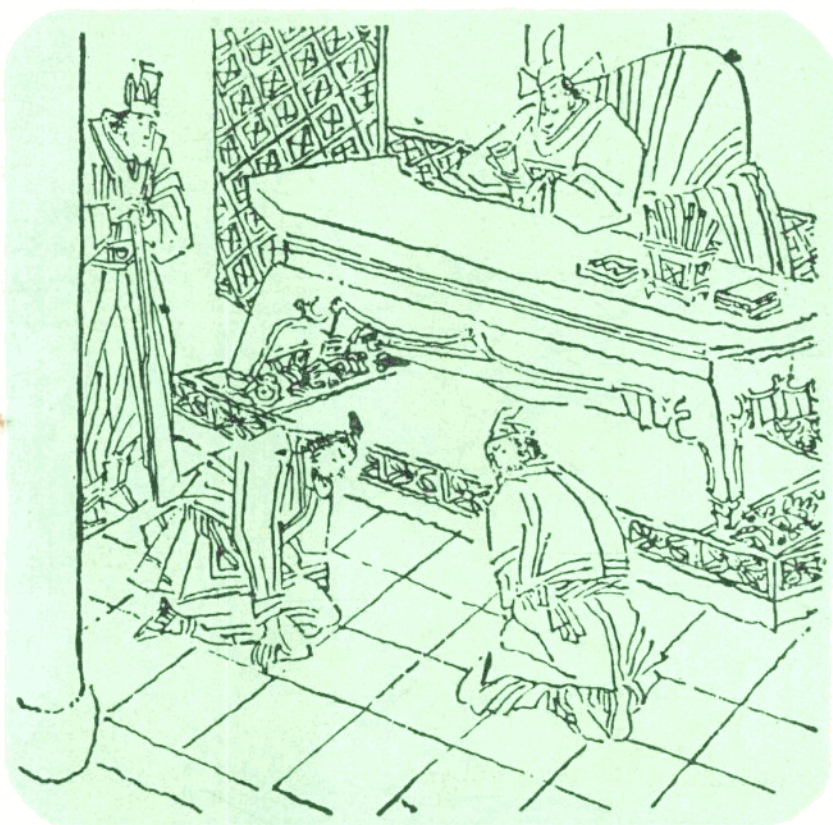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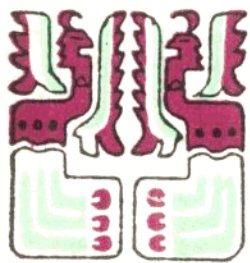




浙江文艺出版社



山海经丛书

48

芝麻官断案故事



山海经丛书之四十八

Z247.8
380

芝麻官断案故事

石锦元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周德均
插图 王建
题字 尤炳秋
封面设计 邵秉坤

• 山海经丛书之四十八 •

芝麻官断案故事

石锦元 选编

浙江出版集团出版发行

绍兴市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960 1/36 印张5.625 字数82000 印数00001—3.3000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176-2/I.170 定价: 1.90元

目 录

兄弟争讼	1
智判遗产	5
“何必再生弟弟”	8
鞭丝断疑案	13
不打自招	17
遗嘱疑案	22
公理父子案	28
寿面断案	31
“家丑不可外扬”	35
寡妇择嗣	38
荷塘断子	42
舔铁锹断案	46
特殊记号	50
黄猫断银案	53
巧判真伪	57
辨纸破案	60
考字释案	64

假珍珠当当·····	68
认字判案·····	70
借牙签断案·····	73
“哑巴吃黄连”·····	76
“偷鸡不着蚀把米” ·····	79
“笆斗招供”·····	85
折布断布·····	86
抽烟断案·····	88
听骂断案·····	92
冒充父亲案·····	95
赏钱断案·····	99
公堂审筐·····	101
总督署内缉盗贼·····	104
攻心术·····	109
银子变铜钱·····	112
眼镜风波·····	113
糊涂官审糊涂案 ·····	120

“斤鸡斗米”	132
哑巴告状	135
“箇”克“𦵏”	138
“疯儿逗”判强奸案	141
雪地拭粪	147
智断踢马案	150
树洞“生银”	153
以案破案	157
“落地雷”之谜	164
巧取口供	167
一女三男	170
“前夫”与“后夫”	174

兄弟争讼

希稼达军

清朝嘉庆年间，江西李家庄上有兄弟两人。兄长叫李贾，阿弟叫李兴。李家祖上贫穷潦倒，没有半点积蓄。兄弟俩靠租种三亩薄田，勉强糊口，苦度光阴。有一年，遇上大旱，田里颗粒无收。李贾实在生活不下去，就东借西借凑些本钱，到汉口一带做起生意来了。

说来也怪，李贾做生意的运气特别好，过不了几年，就赚了许多钱。李贾一面寄银钱回家，买地造屋，添置家产；一面扶养其弟读书成人，日子过得挺不错。不过，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李贾已是一把年纪的人了，心里一盘算，就不再做买卖，打算回到家乡来安度晚年。谁知李贾兴冲冲刚回到家门口，其弟李兴竟翻脸不认人，喝令家人将他赶出去。

这一下，可把李贾气得眼睛都发直了。怎么办呢？去告官吧，田園契据都在李兴手里，当然全是他的道理，自己肯定要吃亏；不告吧，这多少年来，明明是我一个人在外面东奔西跑，饱经风霜，省吃俭用，才好不容易积攒下这笔家产，今天竟被他不明不白地霸占了去，岂能甘心？左思右想，心中不平，就去找县令百文敏告状。

百文敏接过状纸，又亲自向李贾问清情由。李贾把自己家中祖上如何清贫、无有遗产，自己如何出外经商、积攒家产的事说了一遍。一边说，一边“簌簌”流泪。

百文敏下令将李兴带到衙门。李兴一上大堂，一口咬定说：“家中财产全是一手置办的，不信，契约字据可以作证。”说完，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把字据来。

百文敏看李贾一副老实巴脚的样子，不像存心诬告；再看李兴有证有据，道理蛮足，但是年纪毕竟不大，又一直是读书人，谅他也不懂生财之道。不过，证据不足，难以定案，只好搔搔头皮，吩咐退堂。

过了几天，不见官府声响，这桩官司也就渐渐隐没了下去。这一来，李兴心里暗暗好

笑：百文敏呀百文敏，人家说你是“百青天”，连这桩小小的案子也断不清楚，还算啥个清官？正在得意，却从门外走进来一个差人，不容分说，将李兴押到衙门。

等李兴一上堂，百文敏将惊堂木一拍：

“哪！你可知罪？”

李兴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开口问道：“大人，生员何罪之有？”

“哼！还装糊涂。本县刚查获一桩盗窃案，据盗犯招认，他的赃物全部窝藏在你的家中。你枉读诗书，竟干出这等无法无天之事，真正岂有此理！”

啥？窝藏赃物？这还了得！李兴吓得浑身起了鸡皮疙瘩，连忙说：“回禀大人，生员一直在家读书，与外人从来来往。兄长李贾在外经商，走南闯北，结交了三朋四友，或许其中有隐私。想家中之物都是李贾购置的，与我无关。”

“喔，家中之物乃是李贾购置？”

“对，对。这些都是李贾经商多年，赚来钱财，回家购置，委托生员代为保管的。这窝赃之事嘛，自然应该问他的呀。”

“嗯，照这么说来，这些田园契据也都是

李贾的了？”

“一点不错。”

“你敢当堂具结？”

“怎么不敢？！”

李兴说完，便当堂具结。百文敏顿时把脸一沉：“大胆李兴，竟敢霸占兄长家产，丧尽天良，国法难容，革去生员，家产全归还兄长所有。来呀，将李兴轰出公堂。”

不费吹灰之力，百文敏就将兄弟争讼一案断得一清二楚，人人服贴，个个叫好。从此，“百青天”的名声也就更加响亮了。

智判遗产

张宪年

有一次，“铁判官”宋清接到这样一个状子：城北住着一户兄弟俩，哥哥王大，已成家多年；弟弟王二，刚成家。在此之前，兄弟俩一直合着过，兄弟间还说得过去，只是叔嫂关系有些不睦。他们的父亲生前是经商的，所以身后有笔积蓄。按理说，这些钱应该是兄弟俩的，可王大媳妇却早有算计，想独吞这笔钱。王大耳朵软，又贪财，就依了老婆。

王二成家以后，提出了分家的事。王大媳妇一听，就呼天抢地地哭了起来：“我说兄弟呀，你真没良心哪！爹妈死得早，这些年你大哥起五更睡半夜地干，把你拉扯大。爹妈死时就穷了，剩下那几个子儿早就为你花光了呀！你还要什么遗产，真叫人寒心哪！”嫂子这一闹，王二没了主意，只得跟媳妇商量。王二媳

妇是个乖巧的女子，她想了想说：“嫂子的心太狠了。这么办，咱们去求宋知县，人家都说他是铁判官，恶人都怕他。”

就这样，一张状纸呈到了宋清手里。宋清阅完诉状，问王二：“你爹死的时候，你多大？”“七岁。”“那么小，你怎么知道你爹留下了遗产呢？”“我记得爹的丧事刚办完，哥哥就让我帮他把满满的一大箱银元宝装在一口大缸里。”“那口缸放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口缸。”

听完王二的话，宋清沉思良久，突然，一拍桌案，勃然变色道：“大胆王二，竟敢在公堂上胡说八道！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家事，叫本官如何去查？来人，把他赶出去！”

王二回家一说，夫妻俩委屈地抱头痛哭。王大听到后，跑回家与老婆一五一十说了，媳妇高兴地说：“这下好啦，用不着再转移那口缸啦。”夫妻俩高兴得一夜未睡。

几天后，宋清带领一班衙役，突然出现在王大家里。宋清冲王大威严地说：

“有人检举，说你爹预谋了邻县的杀人抢劫案！”

王大一听，吓得面如土色。夫妻俩慌忙跪

倒，连连喊冤。宋清一甩脸，喝道：“搜！”

房前屋后，被一班衙役翻了个底朝天。终于在后院挖出了一口缸。打开一看，全是银元宝。宋知县冷笑道：“王大，这元宝何处所得？”“那是家父留下的遗产，望大老爷明察。”“你是说这些钱是遗产，对吗？”

“是。”“大胆！事到如今，不说实话，还想蒙哄本官！”“不不，小人不敢撒谎。这些钱真的是家父留给我们哥俩的遗产哪！”

宋清见王大说出实话，命人立即取下口供。之后，唤来王二，说：

“我这儿有你哥哥的一份自供，说这些钱是你父亲留给你们哥俩的遗产，现在请你收起一半吧。”

在事实面前，王大夫妻再也抵赖不了，供认不讳。王二这才明白宋知县的良苦用心。夫妻俩双双跪倒路旁，不住地磕头。这时，宋知县带领一班衙役已走得很远很远。

“何必再生弟弟”

关瑞祥

清朝广东潮阳，有个陈老头中风猝死，来不及留下遗嘱。两个儿子为了争夺田产，互相诟骂，已非一日，近来更趋激化，几乎动武，终至扭到知县蓝玉霖处，请求公断。

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弟兄俩在公堂上吱吱喳喳地吵将起来。蓝知县对这种有钱人的子弟反感透了，“眼不见，心不烦”，恨不得一甩手走开，偏生自己是个“父母官”，只能硬着头皮听下去……听着听着，一个处理方案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了。

“啪！”蓝知县突然把惊堂木一拍，大声喝道：“住嘴！大胆刁民！如此无礼！兄弟本是同体，何得争讼！”命差役：“取一大铁索，把两人给我锁在一起押起来！等本县有空了，再行处置！”话一说完，便叫退堂。



且说陈氏兄弟，两个人被拴到一根铁索上，还真够呛！拴得虽不太紧，活动是可以的，但铁索实在太短了，其中一人要卧，另一个也只好陪同躺下；一个要站，另一个就不能坐；一个要解手，另一个也得一起去蹲厕所。起初，两人都气鼓鼓的，一个不理睬一个，背对背地坐着。这样僵持了两天，慢慢地转过脸来，有时互相对望一眼。又过了三天，两人你望着我叹气，我望着你叹气，叹完后，忍不住议论起来：“为了这区区的田产来吃这种苦，受这样的污辱，何苦啊！”说着说着，鼻子一酸，眼泪就淌了下来。到吃饭时竟相互谦让起来……

这一切都在蓝玉霖的掌握中。这时，他觉得火候已到，便传命：“带陈氏兄弟！”

人带到后，先把铁索卸了。问：“你们两人有儿子吗？”两人这时已心平气和了，说：

“都有两个儿子。”知县摇了摇头，说：“可怜啊！可怜！你父亲本来就大错特错了，既然生了哥哥，何必再生弟弟，以致今日争讼！你们两人怎么又这么不幸，各自也养了两个儿子！日后为了田产，势必学着你两个的样，争个无休无止，子孙都成为仇人，连县官也被拖累了伤脑

筋！为了防患于未然，我觉得不如各自把自己不太喜欢的儿子交出一个来，送给乞丐头头做儿子……”不等知县把话说完，弟兄俩都急了起来：“回老爷，我们做错了！今后不再争了，交儿子的事就免了吧！”说着，还叩起头来，眼泪鼻涕一把一把的。哥哥说：“把田产让给弟弟吧！”弟弟也抢着说：“不！应该给哥哥。”

“对嘛！这就好了！我说给你们听。”蓝知县说，“在你们自己眼中，你俩是弟兄，都巴不得把田产多争些到自己的名下；可是，如果从你父亲的角度看呢？都是他的儿子，都仿佛是他的手指头，指头虽然有十个，但世界上哪里会有人说：某个指头我不喜爱，给我砍去吧！你们知道爱自己的儿子，难道你父亲就不爱他的儿子吗？自省一下，多么惭愧啊！还有什么可争的呢？现在既然想通了，就好了。但还不知道你们的妻子想法又怎样呢？”蓝玉霖顿了顿，接着说：“这样吧，你们还是先回家，同妻子商量一下，三天后来回话，作最后判决。”

第二天，妯娌二人便把族长找了来，到县衙请求说：“我们商量过了，老爷说得对，我